



期盼的生活

□吴洪生

由于疫情，今年年初的几个月都不能游泳了。几十年天天游泳，形成了游泳依赖症，哪天因故不游，总感觉少了一件没做，浑身不舒服。6月份拿到体检报告，我的多项指标都超标了。

凶狠的疫情一来，我也不能给学生上课了。虽说曾经干过铁路工、推土机驾驶、修理工、党委办公室秘书，但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就走上了教师岗位，后来当了校长和书记，繁忙的管理工作之余，还是喜欢给学生上课。57岁时按规定退出领导岗位担任党建督察员，也没忘了给学生上课。退休后的第一天，我就应邀在宝钢老干部大学授课，第二天就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师节活动。退休六年多，还真没有强烈的退休感。今年被疫情闹的，我是真的无书可教，没事可干了。

小区封闭后，我只能跟电脑下围棋。我下棋纯属“自学不成才”，没有拜过师也没有学过艺，只是看过几本棋书。因为很难找到陪我下棋的人，就在电脑上安装了围棋软件。我和电脑的较量，从最低等级一直下到最高等级。下到最高等级，我又觉得没事干了。正好新村党总支招募党员志愿者，我马上报名。第一件工作是给居民发口罩，第二件是在大门口当门卫，碰到外来人员摇身一变成了哲学家，问的都是直击灵魂深处的哲学问题：你是谁？你从何处来？要到哪里去？

疫情有所好转，考虑到公共交通的风险，我和妻子选择自驾游。一开始比较慎重，就在上海市内逛，后来上海周边游，先后去了太仓的郑和公园、昆山的顾炎武故居、杭州的“胖”西湖和扬州的瘦西湖。

6月，因疫情停摆了4个多月的宝钢游泳池开放了，泳友们奔走相告。7月10号，一个更好的消息传来，宝钢股份团委邀请我为各基地100多个团干部开设《红军长征胜利给我们的启示》讲座。我很乐观地畅想：有了第一课，就会有第二课、第三课……果然没几天，宝武炭材团委又邀请我给他们开设红军长征讲座。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疫情早点过去，让我们尽快回归正常的生活。这样，全世界人民都高兴！

翠变

□东方笑纳

“大哥！”10岁的小姑娘在我身后，蚊子哼似地喊了一声，两只泥手捧了一把韭菜。那时，我已在外地工作十多年。她是谁家的孩子？一时懵懂。我娘喜笑颜开地接过韭菜，小姑娘“啪嗒啪嗒”地跑开了。娘说，这是翠翠，五姨的外孙女。娘叹了口气，“翠翠爹生病过世一年多了，她书也不念了，回家帮娘一起种地。这孩子天生一副银铃似的嗓子，准唱得活脱脱大家风范。这么好的胚子，可惜了！”

翠翠家和我家同一条河边，又沾亲带故的，很快就和我女儿茜茜成了朋友。我们那儿是淮剧之乡，老老少少都能哼几句。我娘是个淮剧迷，当年上海淮剧团送戏下乡，她一场不落。一天晚上，我娘喊来拉二胡的谷老爹、敲堂锣的吴四、打扁鼓的罗三滑子，翠翠要亮一嗓子。

月照当户，海风拂面，我家谷场上坐满了摇蒲扇的老老少少。翠翠没有“行头”，茜茜便拿出一件泡泡袖、一件雪纺连衣裙给翠翠。只见翠翠碎步轻盈，打了个旋子，水袖一甩，来了段《牙痕记》，委婉细腻，语调工整，赢得“满堂彩”！翠翠接着花旦、老旦齐上，又唱了两段，声腔低回婉转，哀怨动人，只听得“一场”人珠泪涟涟。翠翠小小年纪，又不识谱，真让人啧啧称奇。

探亲的十几天，眨眼就过去了。后来，翠翠就和村上几个人拉起了草台班子，四处张罗婚丧喜庆，挣些钱养家糊口。翠翠娘生病后，她就结束了没日没夜、东流西浪的生活，回了家。翠翠后来又卖过小吃、种过药材，生活越来越好，整个村子也都先后富裕起来。再后来，我娘搬到县城，一晃近30年过去了。我在外地工作忙，探亲也只到县城住几天，很少回原乡。现在退休了，前几天终于回了趟老家。一天，在树荫下喝茶聊天时，突然一嗓子瓮声瓮气的招呼吓我一跳。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背着手瞪着我，“我是翠翠呀！今晚别走，让我老公摆桌菜。西头最漂亮的小洋楼就是我家，厂子里头忙滚掉了，我先走，晚上见！”不由我说，翠翠就叉着手，大摇大摆往东走去。

我朝东望，满眼含苞待放的花丛中，翠翠上了一座石拱桥，不远处蓝色的、白色的，拼接成一大片圆弧形、方的厂房，在斜阳下闪闪发光，那是翠翠家的饮料制品厂……

七 日本占领区的钢铁企业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付出巨大牺牲，把主要钢铁企业迁往重庆，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工业基础。而留下的企业，则不幸落入日寇手中。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中国矿产资源，建立钢铁企业，为侵华战争服务。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先后强占新和兴钢铁厂等一批上海钢铁企业。为满足侵华日军的军用物资需要，日方为新和兴钢铁厂添置了线材轧机等设备，以及日本商人在浦东开办的西渡炼铁工场合并组成中华制铁株式会社，将炼铁、炼钢和轧钢生产线组成一体。

1938年2月24日，马鞍山矿区全部沦陷。马鞍山矿区拥有当涂、繁昌一带的铁矿开采权。日本侵略者先后成立“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制铁株式会社马鞍山制铁所”，加剧掠夺铁矿资源。

1937年至1945年间，国内重要的钢铁企业大部分被日寇占领，在日本占领区几无中国钢铁企业的身影。

八 国民政府接管敌产

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钢铁工业看似迎来一丝转机。

9月23日至10月30日，国民政府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事处先后派员接收了日亚制钢、亚细亚钢铁、兴亚钢铁、中山钢铁周家桥制铁厂等4家敌产。11月13日至12月，苏浙皖区特派员办事处又派员接收

了原由华商经营、后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的新和兴钢铁厂、中华制铁厂和大鑫钢铁厂等企业。1946年12月，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将中华制铁株式会社下属的吴淞炼钢工场列为第一厂，黄兴路压延工场列为第二厂；1947年，将新和兴钢铁厂列为第三厂。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管了马鞍山矿业所和制铁所。1946年3月，成立华中矿务局马鞍山分矿。

九 “大后方”的钢铁工业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着接收日寇占领区的各类工厂，位于“大后方”的重庆钢铁工业则陷入绝境。一方面，国民政府不重视“大后方”钢铁工业。相比于西南地区，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留下的钢铁工业设施更完善，设备也更先进。战后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重点也在这些地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战后钢铁工业建设规划纲要》中指出：“除恢复发展东三省钢铁工业外，规划建设年产45万吨以上的钢铁厂四家”。这四家钢铁厂分布于北平、南京（浦口或马鞍山）、湖北大冶和湖南湘潭，没有一处在西南省份。另一方面，“大后

方”钢铁工业基础本来就很薄弱。至1945年底，“后方的钢铁工业可以说全部崩溃，剩下尚在苟延残喘的不足十分之一”，钢迁会也未能幸免，生产处于半停滞状态。

1946年6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本就薄弱的钢铁工业江河日下，一蹶不振。1949年上半年，钢迁会电炉仅开工37天，平炉开工103天，钢板轧机开工30天，钢架厂开工110天。

1949年3月，钢迁会更名为“兵工署第二十九兵工厂”。

（未完待续）施志

渔歌唱晚

□刘正发



人生的选择

□胡智慧

人的一生，都是在选择中度过。只不过有的是主动选择，有的是被动选择。

1958年，祖国“大办钢铁”，新成立的马钢到淮北农村招工，我的父亲和众多小伙伴选择离开祖祖辈辈厮守的贫瘠土地，成为第一代炼焦工人。建厂初期，工作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许多工友为生活所迫，选择回乡务农。父亲动摇了，最终还是咬牙坚持，让我们一家成了“城里人”，可当我听说他和母亲经历的苦难，可以感受到父辈的选择里有太多辛酸和无奈。

1985年初，我从部队退伍进了马钢，被分配到焦化厂。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找到车间领导，央求他批准我报名参加不脱产的电大新闻班学习。白天在化工生产现场检修作业，晚上风雨无阻骑车到离家数公里外的湖东路小学听课。没有复习时间，我拆下床铺整夜沾着温习一本本资料。学习开拓了我的视野，勤学苦练也磨练了我的毅力。走上宣传岗位那天，我就做出了“扎根焦化”的选择。在屡受“企业改革大潮”冲击的宣传岗位上，我无怨无悔地站了25年岗哨，付出了汗水和泪水。这几年间，我发挥自己的绵薄之力，振奋精神为宣传焦化出力。

2011年，比我小24岁的堂弟也退伍来到马钢。叔叔让我陪同弟弟挑选单位，我向堂弟介绍焦化生产环境的改观、公司对员工队伍的培养，弟弟闻言心动地说：那我就报焦化。走上工作岗位后，堂弟在焦炉上得心应手，每次我去岗位上看他，都能听到师傅们对他的夸奖，当年被厂团委评为“优秀共青团员”，第二年获评“马钢优秀共青团员”。去年公司公开招聘中层干部，堂弟也跃跃欲试。虽然没有入围，可他还是真切感受到了“潇洒走一回”的自豪，他的选择是新一代焦化员工对企业未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前年，我的孩子在香港完成研究生学业，面对就业去向，他选择了留在香港锻炼。通过视频看到他的际遇在不断“提高”，我婉转劝说说他最好回到我们身边，彼此也能有个照应，可儿子却不领情。现在的孩子眼界高，做父母能给予的爱，就是给他们一片自在飞翔的天空。

“甘蔗没有两头甜”，既然是选择，就难免有得失，我们要学会有所取舍。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可关键的路口往往只有几步。如何选择，真得“且行且谨慎”。

自行车情愫

□苏忠能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家乡崇明岛很少见到自行车，难得看到一辆时，我常常踮起脚注视，心里想着什么时候也能骑上自行车多好啊。

六十年代后期，为了劳动方便，年少的我向父母讲了买自行车的想法。年终生产队分红，我家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这是我家里最贵的物品。从此，自行车伴随着我，忙时形影不离，闲时保养倍加。生产大队组建畜牧场做豆腐，我踊跃报名，因为我有自行车被优先录用。我起早摸黑，每天凌晨人工推磨做豆腐，六点钟满载一车的豆制品送往两个农场食堂。农村邮政改革，自行车又占了优势，我成了一名业余邮递员，每家每户的邮件和大队小队的报刊杂志从不延误，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七十年代初，我光荣应征入伍，把这辆自行车郑重地交给弟弟。七十年代末，结婚成家，原来那辆自行车已经光荣退休。妻子上班没有自

行车不方便，战友有情，给了一张自行车票，我买了一辆凤凰牌26英寸花色车，崭新亮丽，妻子爱不释手，也是我回家探亲访友的最佳交通工具。

八十年代，家属随军，我把这辆自行车带到部队驻地。自行车可谓军地两用，舰艇编队紧急出航，我骑自行车及时就位；部队通信装备出现故障，我骑自行车赶到现场处理；部队组织助民劳动，我骑自行车先去踩点……星期天，我有时带上妻女前往郊外观光，骑着自行车在农家小道上慢行，尽享农村美丽景色。

九十年代，我转业宝钢，这辆自行车随我进入工作岗位，成为我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二十一世纪初，我买了私家车，却还是念念不忘自行车。不论生产现场还是星期天处理家务，自行车一直没离开过我。

退休后，我又买了辆捷安特轻便自行车。自行车，伴我人生，予我力量，助我前行！

求知之乐

□陈党耀

我1962年上小学，到1972年初中毕业，这是一个求知欲最旺盛的十年。我最早接触的是小人书，一本连环画在手废寝忘食，邻居同学间借来借去兴趣盎然，多年后读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中“书非借不能读也”感触颇深。

记得小学时暑假，每天下午，我给弟弟们洗好澡洗完衣服等，安顿好他们在门口铺板上乘凉，就盼望父亲从工厂图书馆带回几册连环画的合订本。我第一本印象较深的书是《骨肉》，还有《我小时候是童工》《要钱不要命》等。

有时，哪怕跑到马路边的剃头摊也开心，并非去剃头（我们四兄弟的理发被母亲包了）。那里靠墙有一排色彩缤纷的连环画封面墙，而真正的书在剃头匠的木柜里，给等候剃头者看的。我双手撑膝半蹲在小弟弟背后，与不熟悉的他同看一本小人书，有时还嫌他翻书慢，于是被他呛一句：你哪能不剃头啊？

星期日，我会去附近的几家新华书店溜达，那时没有开放式书架，我得装作要买书的样子，请营业员拿来这本拿来那本，然后煞有介事地翻阅，有时候太投入忘了身居何处，被一声“依买伐啦”唤醒，只能归还给她，去多了会被认出来。

那时候小学半天上课，半天在小小班做作业。我所在的小班设在一个留级的女同学家中。她个子高，念书不开窍，但捉弄人很有点子。她一会叫我搬凳子，一会叫我搬桌子，还让我帮她做作业并不准我透露出去，我都顺从，因为她家有不少书肯借给我并不限归还时间。

一二年级放学后，我会去母亲的生产组玩，这个生产组最初设在母亲的组长家中。我去就拿她家的《解放日报》细细翻阅，一旁主人家的两个公子分别比我大一岁小一岁，他们指着我在交谈，哟哟，伊像真的看得懂一样。其实我确实看不太懂，但是我喜欢看。

多年后，我自农场回来休假，有时候到萧王庙阅报栏去看钢丝网里夹着的《解放日报》，有时候去同学“黄毛”家中看报。就这样，有一日我第一时间得知放宽高考年龄限制的新闻，这也是促使我报考大学的动因之一。

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随便得见一本我都视为珍宝。《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我小时候是童工》等中长篇小说，我通常一两天就能读完。那时书店可以买到《人民文学》《诗刊》《萌芽》《收获》等杂志，但我还是沿着许昌路走到平凉路的八埭头沪东图书馆去借阅。而四大名著、唐诗宋词选本、鲁迅、高尔基的集单本，和《基督山伯爵》《中国通史》及《辞海》等工具书则毫不吝惜地买回来了。



夏蝉

□黄发明

夏天到了，蝉经过漫长等待，终于钻出地面，蜕变成虫，爬向大树，开始新的生活。

我的童年在乡村度过，一到夏天，捕蝉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捕蝉有三种方法：一是爬在树上，看准目标，轻手轻脚，出其不意，用手捉拿；二是在长长竹杆上，装一只小网兜或塑料袋，把蝉套住，落入兜内，使其束手就擒；三是把面筋粘在竹杆上，对准蝉轻轻一碰，蝉被粘住，此法效果最好。

蝉善于鸣叫，是夏天里的“男高音”，集体鸣叫，犹如一场“夏季森林音乐会”，给人们带来听觉上的享受。我常用竹笋做了好几只小竹笼，每只笼放蝉两只，挂于蚊帐内、窗台上、屋檐下、房梁边……当它们一起鸣叫时，我家简直成了“音乐厅”。到了晚上，把小竹笼移至露天，挂于小树上，任其吸吮露水成长。

蝉浑身是宝，好玩又好吃。我在云南旅游时，就品尝过“油炸金蝉”“金蝉炸饼”……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此外，蝉蜕、蝉蛹还可入药。《本草纲目》将其列为贵重药材，有明目解热之功效。